

Chicken House与学子社全力打造的少年奇幻冒险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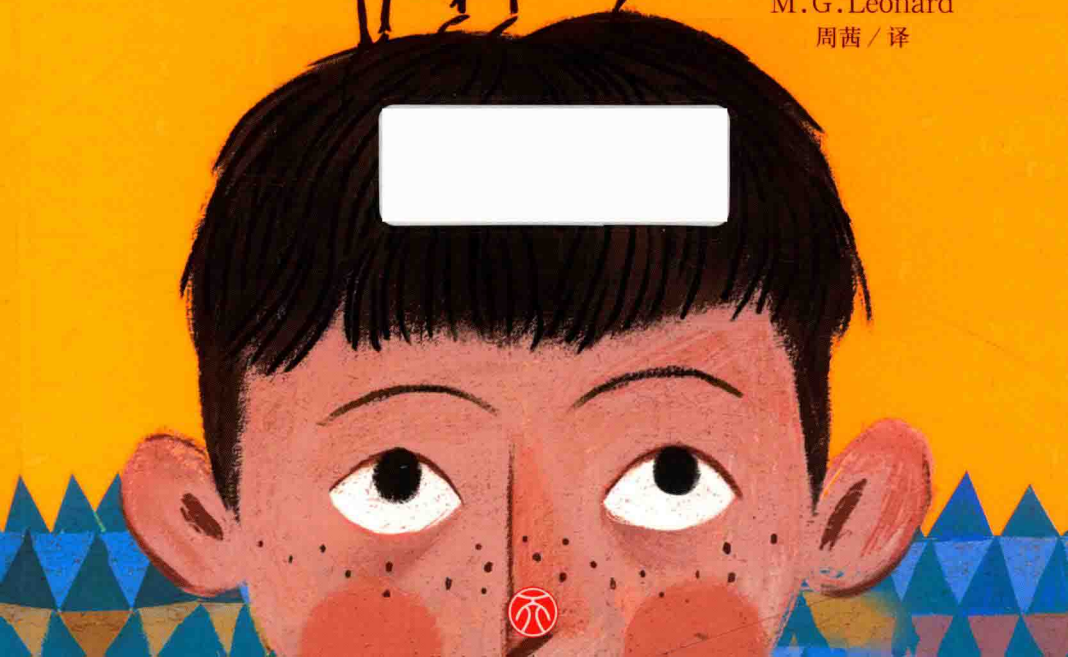
入围2017卡耐基儿童文学奖·获得BBA推选的布兰福德奖

BEEBLE BOY

甲壳虫
男孩

[英] 玛雅·加布里埃尔 / 著
M.G. Leonard

周茜 / 译





甲壳虫 男孩



BEETLE
BOY



[英] 玛雅·加布里埃尔 / 著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甲壳虫男孩 / (英) 玛雅 · 加布里埃尔著 ; 周茜译

— 成都 : 天地出版社 , 2017.10

ISBN 978-7-5455-2336-2

I. ①甲… II. ①玛… ②周…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58278号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in 2016 under the title BEETLE BOY by the Chicken House, 2 Palmer Street, Frome, Somerset, BA11 1DS

Translation Copyright © Chicken House Publishing Ltd

Text copyright © M G LEONARD 2016

Illustration by Júlia Sardà copyright © 2016 by Scholastic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Beijing Huaxia Winshare Books Co., Ltd.

All character and place names used in this book are (c) M G LEONARD and cannot be used without permission.

The Author has asserted her moral right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 : 21-2016-154号

甲壳虫男孩

出品人	杨 政
著 者	[英] 玛雅 · 加布里埃尔
译 者	周 茜
监 制	李红珍
责任编辑	陈文龙
封面设计	思想工社
版式设计	思想工社
责任印制	董建臣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 610014)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65mm×235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15千字
定 价	45.00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2336-2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咨询电话 : (028) 87734639 (总编室)

购书热线 : (010) 67693207 (市场部)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CHAPTER 1	离奇的失踪…001
CHAPTER 2	新的高中…015
CHAPTER 3	啄目虫…027
CHAPTER 4	地下室里的甲壳虫标本室…041
CHAPTER 5	神秘的邻居…071
CHAPTER 6	达库斯与巨型金龟子…085
CHAPTER 7	不速之客…097
CHAPTER 8	盟友间的誓言…107
CHAPTER 9	大本营…119
CHAPTER 10	杯子山…125
CHAPTER 11	牛顿…139
CHAPTER 12	摩天山庄…157



CHAPTER 13

研究室…175

CHAPTER 14

哭泣的信天翁…187

CHAPTER 15

下水道…199

CHAPTER 16

捕鼠夹…213

CHAPTER 17

甲壳虫战队…231

CHAPTER 18

马文…241

CHAPTER 19

转移…249

CHAPTER 20

赫本…255

CHAPTER 21

埋伏…269

CHAPTER 22

最后一战…277

CHAPTER 23

花潜金龟子之死…2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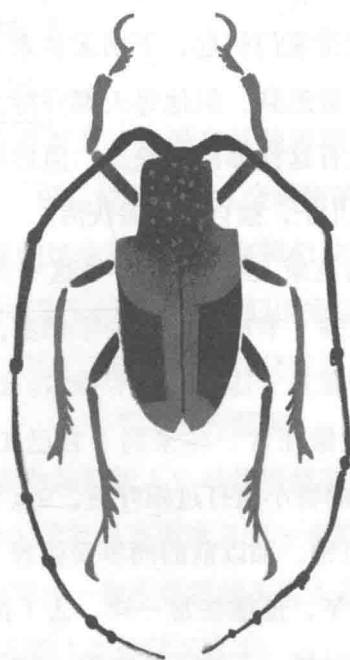
CHAPTER 24

重返大本营…299

CHAPTER

1

离奇的失踪





都无法相信，巴塞洛缪·卡特尔博士竟然会以一种如此离奇的方式失踪了。在旁人看来，他是个饱读诗书

而又不拘小节的人，你经常可以在他浓密的胡茬中发现掉落的鸡蛋渣，他总是忘记带家门钥匙，下雨天从来不记得带雨伞。作为一个父亲，虽然经常迟到，但他每天都坚持去学校门口接他的儿子达库斯。尽管他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达库斯相信，他的爸爸绝不会抛弃13岁的儿子，独自去逍遥快活。

从警察的问询笔录上看，9月27号这一天只是个再平常不过的星期二。巴塞洛缪·卡特尔博士今年48岁，是个没了妻子的鳏夫，独自一人抚养着儿子达库斯·卡特尔。这天早上，他把儿子送到学校之后，便像往常一样来到了自己工作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和秘书玛格丽特小姐打过招呼后，9点半，他和同事们一起开了个会，中午1点钟，和以前的同事安德鲁·阿普尔亚德教授一起吃了个午饭。下午，他像往常一样，去了博物馆地下室的标本室，路过饮水间的时候，还冲了杯咖啡。接着，他和当天值班的保安埃迪客套了几句，就去了走廊尽头的甲壳虫标本室，并锁上了房门。

当天晚上，达库斯一直等到很晚，爸爸还是没有回家，无奈

之下，他只好向邻居求助，请他们帮忙报了警。

当警察们赶到博物馆的时候，他们发现那间昆虫标本室是从里面反锁上的，里面没有任何动静。警察们怀疑，卡特尔博士可能是在室内突发了什么疾病或者遇到了什么意外，他们找来重锤，撞了几次，终于撞开了房门。

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房间里空空如也。

桌子上只有几张白纸和一杯冷透了的咖啡，旁边放着一台显微镜，几个存放鞘翅目甲壳虫标本的抽屉兀自开着，可是，并没有半点卡特尔博士的踪迹。

他就这样人间蒸发了。

这间地下室既没有窗户，也没有其他可出入的通道，只有被撞开的那一道门而已，可以说是一间完全封闭的密室。

各大新闻媒体听到这个消息，一窝蜂似的涌到博物馆门前。可是面对这起离奇的密室失踪案，记者们也完全摸不着头脑。

消失的科学家！

束手无策的警察！

男童急需监护人！寻找男童亲属——

著名考古学家马克西米立安·卡特尔先生！

醒目的大标题出现在一张张报纸的头版头条上。

而只过了一天，报纸上的标题又变了：

考古学家于西奈沙漠失踪！

男童无家可归！

在临时收容所的门口，大批记者守在街道两边，挡住了达库

斯回去的路。他们举着相机，疯狂地拍摄着照片，还抛出了一堆问题：

“达库斯，有你爸爸的消息了吗？”

“达库斯，你的爸爸是否因为什么不可告人的原因，已经逃亡了呢？”

“达库斯，你爸爸还活着吗？”

这种沉重的心情，达库斯在五年前也经历过一次，那一年，他的妈妈埃斯梅·卡特尔死于一场突发的肺部感染。事情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达库斯将自己完全与世隔绝。他躲在家里，不出去找朋友们玩，也不邀请朋友们来家中做客。而他的爸爸，更是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他整天躺在床上，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不动也不说话。在那些消沉的日子里，达库斯每天都会泡一杯茶，再拿上几块小饼干，坐在爸爸的床边，为他读书读报。对于一个年仅八岁的孩子来说，失去母亲已经让他难以承受，而爸爸的萎靡不振，无疑更是雪上加霜。达库斯必须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在学校里，他和每个人都相处得不错，可是，却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他也无法对任何一个人敞开心扉。那个时候，他唯一想做的，就是要帮助爸爸从丧偶之痛中走出来，重新过上正常的生活。

最终，在妈妈去世四年以后，达库斯和爸爸终于渐渐走出了那片阴霾。爸爸慢慢变得和曾经一样，周末的时候带着达库斯去踢球，面带笑容地看着达库斯狼吞虎咽地吃下他做的饭菜，温柔地抚平达库斯头上蓬乱的发丝。

达库斯清楚地知道，爸爸绝没有自杀的倾向，也不会因为犯了什么过错而亡命天涯，更不会有什么双重人格或者双重身份。他确信，在那间地下室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才导致了爸爸的失踪，而到底是什么事呢？这让达库斯迷惑不解。所以，当那些记者抛出那些愚蠢的问题时，他皱了皱眉头，双手插进裤袋，并没有做出任何回答。

男童伤心欲绝，几近失语！

这个大标题马上出现在了第二天的报纸上。





就在这个时候，达库斯的叔叔，马克西米立安·卡特尔教授终于现身了，他从埃及直接飞到伦敦，成为达库斯的新监护人。记者们既无法解开离奇失踪之谜，又无法从达库斯身上获取什么新的信息，也慢慢对他失去了兴趣。马克斯叔叔把达库斯带回自己的公寓，公寓位于尼尔森商街一排底商的楼上，楼下是一间名为“地球母亲”的有机食品店，位置就在卡姆登镇和丽晶公园的中间。

“我先把话说在前头，我的孩子。”他们一边爬楼梯，马克斯叔叔一边对达库斯说，“我一个人住惯了，而且你也知道，我经常飞到世界各地，一年到头我没有几天能待在英国。而且，我讨厌这里没完没了的雨，也不喜欢在一个地方长住。说实话，比起在这种大城市里生活，我倒更愿意在西奈沙漠里骑骆驼。”他顿了一顿，继续说道，“坦诚地说，我不太擅长和别人打交道，当然，这个别人里也包括孩子。”

达库斯一声不吭地跟着叔叔穿过大门，静静地聆听着这个和爸爸有几分相似的噪音。

“这是厨房。”马克斯叔叔指着身旁一个房间介绍，紧接着又走了几步，指着右手旁的一个房间说，“这是起居室。”

经过起居室门口的时候，达库斯向里面张望了一下：深蓝色的墙面上，几个木质的长圆形面具十分引人注目。再往上走几步，便来到了二层的转弯处，马克斯叔叔的卧室就在这里。

“因为我常年都在外工作，所以，我没有固定的办公室，这里不仅仅是我的家，同时也可以算是我的工作室。”最后，他

们来到位于三层的一个小房间，马克斯叔叔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到啦！这里是我的……呃……储物间，你今后就住在这里。”

站在三楼的小阁楼前，马克斯叔叔靠在墙上，面露倦色。他
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手绢，擦了擦自己黝黑而粗糙的额头。

“噢——”他扮了个鬼脸说，“要是可能的话，我真想返老还童啊，上了年纪身体就是不行。天知道我有多么希望时光能够倒流，如果能让我重返20岁——让我管你叫叔叔都可以啊。”说完，他咧开嘴笑了，不过达库斯却并不觉得有什么好笑，只能勉强挤出一个浅浅的笑容。

“小伙子，虽然你长得很像你妈妈，不过，你的性格可和她完全不同。埃斯梅最喜欢听我讲笑话了，特别是我的冷笑话。”

达库斯试着露出更亲切一些的表情，可是，对于现在的他来说，这真的很难。他裹紧自己身上那件超大号的绿色套头衫，低着头，盯着自己邋遢的牛仔裤膝盖上那道被扯破的口子。

达库斯有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和两只墨黑的眼珠，人们总说，他继承了妈妈的西班牙血统。而在他心中，妈妈所拥有的可不只是这些，她有着大大的嘴巴，嘴边总是绽放着温暖的微笑。自从妈妈不在了，达库斯几乎就很少笑，因为他知道，他的笑容和妈妈太像了，他的笑只会让爸爸黯然神伤。

“你的头发怎么了？”马克斯叔叔问。

“临时收容所的那些人弄的。”达库斯边说边用手摸了摸新剃的青茬。在他进收容所的第一天夜里，那里所谓的“老大”就在他的头发上剃出了一道道的条纹。他并不想讲述这些倒胃口的

遭遇，只是无所谓地轻声说：“那些傻瓜，真是无聊透顶。”

“我知道了，他们是想给你个下马威吧。”马克斯叔叔皱了皱眉，将手绢放回了口袋。“好吧，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他指了指面前的那道门，“这里是厕所。”接着，他又沿着栏杆往前走了几步，“这里就是你的房间了。”马克斯叔叔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然后推开了那道房门。

门开了，一张写满潦乱文字的草稿纸飘飘摇摇地落下来，璩正巧落在了达库斯的脚边。房间很小，地上杂乱无章地摆满了一堆堆的废纸和纸箱，几张泛黄的报纸从纸箱中探出头来，随着门口进来的风轻轻飘动。空气中满是发霉的味道和呛人的灰尘。

达库斯不禁打了个喷嚏。

“长命百岁。”马克斯叔叔边说边按了一下墙上的开关。

在歪歪扭扭的纸箱后面，是几乎有一整面墙高的档案柜，里面装满了档案盒子，其中一些档案半开着，里面的纸张散落出来。堆积的档案盒上方是一排排各式各样的地图，同样，因为常年无人问津，它们落满灰尘。达库斯抬头看了看天花板上的日光灯，那里面也布满了污垢，在屋内投射出一道又一道斑驳的阴影。

“你一定会恨死这些档案的。”马克斯叔叔边咳嗽边说，“我承认，这里的确是有些日子没有打扫过了，我甚至连我最后一次什么时候进来过都不记得了。我想，大概还是在你出生之前吧。”

达库斯淡淡地笑了一下。马克斯叔叔在屋内巡视着，随手从纸箱里捡起一本书。“《高智商动物的自相残杀史》，噢，我找它好久了。”他挑了挑眉，边说边把那本书又扔进了纸箱。

一团灰尘顿时喷涌而出。

看着达库斯挥手驱赶灰尘，喷嚏连连的样子，马克斯叔叔禁不住大笑起来。

“看来咱们跑不掉了，小伙子。”马克斯叔叔说着，从裤兜里掏出一条手绢，递给达库斯，“我们需要马上对这间屋子进行大扫除。相信我，我们很快就可以把它变成一间舒适的卧室。”

达库斯把行李箱放到墙角，说道：“这里已经很好了，马克斯叔叔，谢谢您。”

“我们会让它改头换面的。”马克斯叔叔拍了拍达库斯的后背，将他推进了房间，然后摘掉自己头上的遮阳帽，“首先，我们得先把这里的東西都搬到大厅，然后，才能开始打扫。”

达库斯点了点头。他脱掉绿色的套头衫，露出瘦弱的臂膀，搬起一个大大的纸箱。就在马上要走到门口的时候，由于纸箱太重，达库斯一下子失去了重心，不小心扯破了纸箱，几叠写着“法布尔计划”的文件夹掉落出来，几颗像是人类牙齿一样的东西散落在地上。

“对不起……我……”达库斯不好意思地说。

“噢，那是娜芙提提¹的牙齿。”马克斯叔叔跪在地上，小心地捡起一颗颗牙齿，“我们还是把它们放到更安全点的地方去吧。”

“这真的是娜芙提提的牙齿？”达库斯讶异地问，眼睛瞪得老大，“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1 娜芙提提：古埃及克罗狄斯·托勒密王朝的最后一任法老。

“当然不是玩笑。”马克斯叔叔严肃地说，“我发现了她的墓穴。当然，世人都说她的墓穴早就无从考证，但是我发誓，我发现了她的墓穴。这些牙齿，是我亲手从那位举世闻名的埃及皇后口中拔下来的。”

“你亲手？”

马克斯叔叔耸了耸肩，“对呀，反正留在她嘴里也派不上什么用场了。”

达库斯捡起其中的一颗，问道：“难道它们不应该被放在博物馆里吗？”

“当然，你说得对，它们的确应该被好好保存在博物馆里，孩子。但前提是，得有人相信我的话。”马克斯叔叔无奈地说，

“可遗憾的是，没有一个人相信我的话。那个时候，我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探险家，那些所谓的专家们认为我乳臭未干，根本不可能有如此卓越的考古发现。不过，他们都错了。年轻并不是错，年轻也不是缺陷，虽然我年轻，可是，我拥有更加坚定的意志和更多无畏的勇气。”马克斯叔叔轻哼了一声，有些轻蔑地继续说，“当他们最终决定去寻找那个古墓的时候，他们就会知道我说的是对的，到那个时候，他们看到的只会是一具没有牙齿的干尸，而我手里的这些，就是我最好的证据！”他小心翼翼地将那些牙齿放进一个信封里。“知道吗？过去的一些事情总会如影随形，而不管你怎么躲避，你始终躲避不了你的内心。”马克斯叔叔封好了信封的封口。“那是我第一次去埃及考古，那个时候我还是个愣头青，完全不懂游戏规则。可是现在回头看去，我才

觉得，成长是一件多么糟糕的事情。当你成熟了，也就意味着你对这个世界妥协了、屈服了，你懂吗？”

接下来，在叔侄俩打扫房间的过程中，马克斯叔叔滔滔不绝地讲述了自己成为一名考古学家所经历的种种磨难与坎坷，而达库斯则不断地点头。然后，他们把四个装书的纸箱子摆在一起，又在上边盖上一块五颜六色的摩洛哥毯子，作为临时的桌子。然后，他们又收拾出三个空纸箱子，将它们摞在一起，作为达库斯的衣橱。

马克斯叔叔爬上一个高脚凳，手里举着一块沾了醋的报纸，认真地擦拭着日光灯的面板。最后，他站到天窗下面，准备推开窗户，擦洗玻璃。就在这个时候，达库斯突然看到一团黑色的东西落在了窗户外面，那东西似乎长着七只脚……或者是长着六只脚……和一只犄角？

“等等！”达库斯试图阻止正要推开窗子的马克斯叔叔。

不过，还是晚了一步，马克斯叔叔推开了窗户，而那个黑色的不明生物也不见了踪影。

“那是什么？”达库斯急了，赶忙跑到马克斯叔叔的高脚凳旁边，指着窗户问。

“什么是什么？”马克斯叔叔抬头看了看，不明所以地问。

有六只脚的话，应该是只昆虫吧？没有什么生物是长着七只脚的。要不然，那就是一只蝙蝠，或者是一只鸟？可是，蝙蝠并不会长犄角啊；如果是鸟的话，又不可能长那么多只脚。达库斯心里暗暗地琢磨着，那一定是一只昆虫！可是，他还从未见过那么大的昆虫呢。

“太阳已经下山了。”马克斯叔叔边擦玻璃边说，“虽然这里的日落比不上埃及，不过我还是不得不承认，这座城市还是相当有魅力的。”

达库斯环顾了一下四周，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我想知道，我该睡在哪里呢？”

马克斯叔叔把探出窗外的头收了回来。

达库斯耸了耸肩，“这个房间无论如何也放不下一张床了。”

“就算能放得下，我也没有一张富余的床了。”马克斯叔叔表示认同。

“要不我干脆打个地铺吧。”

“或者，你还可以睡在空中。”马克斯叔叔建议。

“噢？真的假的？”达库斯难以置信地看着马克斯叔叔，不知道这是不是又是一个冷笑话。

“我是说，你可以睡在吊床上。”马克斯叔叔解释说，“吊床可是军人和考古学家的必备良品。在野外生存，要想不被蚊虫蛇蝎叮咬，睡在吊床上是最好的选择。当然，这里可不会有什么蛇蝎哦，你放心好了。你愿意吗？”

“当然愿意！这可太酷了。”

“那太好了，我正好有一张吊床可以给你用。”马克斯叔叔边说边走出房间，不一会儿拎了个蓝色的袋子回来。袋子里面是一张土黄色的帆布吊床，两边各有两个黄色的铜环。“我们可以把它吊在这里。”马克斯叔叔指着档案柜上面的天花板说道。

达库斯兴奋地点了点头，马克斯叔叔从袋子里掏出两个黄铜